

序跋精粹

出入高下穷烟霏

陈尚君

“出入高下穷烟霏”这句诗，出自唐韩愈《山石》，写他黄昏投寺到次日登程告辞的经历，唐时极负盛名。金元好问批评秦观云：“拈出退之《山石》句，始知渠是女郎诗。”即认为这样的诗方可称作丈夫诗。清人方世举《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》更依据韩愈《洛北惠林寺题名》，知此诗所写为贞元十七年（801）七月二十二日事，同行有友人李景兴、侯喜、尉迟汾，所投寺即惠林寺。不妨先将全诗抄录于下：

山石荦确行径微，
黄昏到寺蝙蝠飞。
升堂坐阶新雨足，
芭蕉叶大支子肥。
僧言古壁佛画好，
以火来照所见稀。
铺床拂席置羹饭，
疏粥亦足饱我饥。
夜深静卧百虫绝，
清月出岭光入扉。
天明独去无道路，
出入高下穷烟霏。
山红涧碧纷烂漫，
时见松栝皆十围。
当流赤足踏卵石，
水声激激风飏衣。
人生如此自可乐，
岂必局束为人羁。
嗟哉吾党二三子，
安得至老不复归。

前八句写黄昏到寺，寺景如画，寺僧殷勤接待，引导观看佛画，且为整理床席，安排晚餐，虽不丰盛，已足温饱。下二句写夜宿感受，安静而有月光入室，契合住寺之氛围。再后六句写清晨离开之感，烟雾弥漫，变化倏忽，道路曲折高下，景观烂漫红绿，幻变无穷，山中远离尘嚣，作者感受在此生活的随率惬意。最后四句引发议论，美好如此，正是人生最好乐园，何必重回俗世，为事务所局束呢？

韩愈因此一夜经历而感慨人生，我也乐意摘其一句以概述自己的学术经历。就此句诗言，“出入”是偏正结构，这时是“出”，其实也就是昨天“入”的山径。山路时往高处行，时向低处绕，曲折多变，坎坷不平。早晨离开时，雾气笼罩，“无道路”是说道路看不清楚。烟霏是在流动变化的，刘学锴先生《唐诗选注评鉴》释此句七字“极浓缩精炼，显示出诗人一会儿往高处攀登，一会儿往下行走，一会儿走出烟雾，一会儿又隐入烟雾的情景，一‘穷’字写尽诗人‘高下出入’于‘烟霏’的淋漓兴会”。韩愈的感受，其实也是每个生活在现世的人必然会有感受。出身无法选择，求学求职偶是可以选择的，但谁能保证你的每一次选择就正确呢？烟雾弥漫的现世，你能看清的永远只是眼前一瞬。学术可能是更复杂的人生，任何人初人此途，都会感觉眼前无路，坎坷艰难。当然会有朋友，会有同学，会有老师，会有亲人，谁能引领你走出迷途呢？读禅宗灯录，可以看到很多高僧都曾遍参山林、未得机缘的经历，后来之得契法会，言下大悟，是经久不歇遍访名师后的偶然遭际，是“出入高下穷烟霏”后的最终收获。借此诗句，我愿略述自己的学术经过与感慨，更为自己曾亲炙名师，并在读书与交往中得与前贤今哲欣会请教，感到欣慰。

我现在任教于复旦大学，专业是古代文学，特别致力方向是唐一代文史研究与基本文献建设。我家先人没有涉足

文史研究领域者，我本人的求学经历也颇多坎坷，何以走上这条道路，自己也不能完全说清楚。首次踏进这所大学，是1966年秋大流动时期，此前仅读初中一年级，知道有大学，并不知道大学如何分科，如何教学，更不能想象还有专门从事学术研究。此后融入广阔天地，知道有《唐诗三百首》时已经快二十岁了。同一个单位有来自南通中学的不少高中生，经常说到他们的老师严迪昌与古典诗词，因此跟着读到《中国文学史》与《苏东坡集》，还有各种中外名著，不少是残本。严先生后来以治清词名家，认识他已经在2000年以后，谈及往事，颇多感慨。

务农八年，繁剧劳作之余居然也读过一些书。当我在1977年初获推荐入学，最大的愉悦是以前仅闻其名而难以得见的书，居然图书馆里都有。课程很浅，我则抓紧时间充分读书，全无理由，全无目的，兴之所致，浑因吞象，似懂非懂，一往无前。那一届学生在入学前就确定毕业去向，我的去向是文化部。那年秋天，担任陈允吉老师开设的历代作品选课的课代表，陈老师很认真，周三晚必到学生宿舍辅导。我则全程陪同，更多时间是两人海阔天高地聊古今各路学问，凡读书有疑问处，都向他请教，收获巨大。他也得知我稍具基础，兴趣广泛。那年岁末高考恢复，次年春开始招收研究生，提倡不拘一格，发现人材。我对自己从来没有信心，班上同学怂恿鼓励我可以一试，陈老师找到王运熙先生给以推荐。那时专业课程还没恢复，从报名到考试，仅有两个月准备时间。当听说仅招一人，报名者已超过九十人，信心完全受挫。路遇陈老师，他认为我的实际水平不逊于以前的大学生，可以有信心。他的判断坚定了我的信心，居然就考取了，这样有机会走上专业道路。

研究生方向是唐宋文学，导师朱东润先生那年八十三岁，精神健旺，隔周上一次课，下午三点到五点，地点在他家二楼书房。一学年课，分别讲唐代与宋代文学，讲作者，也带着读诗文。朱先生主张讲中国文学必须知道外国文

学，讲现代文学必须知道古代文学，也讲读懂作品必须知道作者为何要这样写，这样写与前代有什么不同，有什么寓意，有什么技法。其间，先生会不断询问你们如何看，说研究学术一定要有自己体会，不要人云亦云。先生在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史记》及传记文学、批评史方面的讲解，都曾说到，不作为重点。那时虽然尽量找先生已出版的著作来阅读，学力相距太远，常让先生失望。我也在努力，第一学年所交作业，平生第一次独立写成有自己见解的文章，所涉又是无数人研究过的杜甫人生的关键点，先生读后有肯定，也指正瑕疵。这是先生的一般立场，觉得师生之间的过度表扬都不合适。有几句过誉的评价，我还是许多年以后方听说。做学位论文时提交的作业，先生阅后评价是，这样从基本文献的梳理开始做，三年是不够的。毕业鉴定中，对我学术水平的评价，也仅说善于在复杂文献中发现问题，作出判断。最近十多年多次有机缘整理先生遗著，方明白当年听课，许多都没听懂，先生随意说到的许多话题，早年都曾有很深入的研究。整理遗稿是一次重新温课，收获远超当年。

那时负责研究生基础课的是教研室主任王运熙先生。从为人与学风格来说，王先生与朱先生差别很大。他个性随和，讲话平和，讲课内容也如涓涓细流，平实道来。对初学尚未入门来说最为合适。讲中国史或思想史，他只是罗列重要的著作、重要的学者，指出治学关键点之所在。讲目录学为治学初阶，说明基本原则后，重点介绍《汉书》《隋志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三部书。对近代学术流派，则讲西学东渐中各流派之差异，而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派。对学生之提问，无论深浅，都作理性充分的回答。对有见解的作业，也乐于主动推荐发表，我几次得到这一待遇。起步阶段得王先生之指点，是我的幸运。

作以上说明，试图解释我的步入学术，偶然性很大，后来虽然有专业训

练，最初则有很长的自学时期。自学的好处是有动力，无所畏惧，缺点是漫无归摄，缺乏系统。留校工作后，似乎有所改变，也没有完全改变。复旦的学术氛围，时时提醒我必须追求一流而合格的学问，什么叫一流而合格，只能自己理解。今人喜欢以发表刊物、同行评议、学术获奖，乃至国际认可来评定高低，四十年前似乎全都不讲。现在回想，大约以一流学者认可最为重要，我对自己定位，则希望多做前人未做，或虽做而未能做好的工作。要达到此点，则需要对前人工作有充分了解。那时读书真很勤奋，整天泡在图书馆，什么书都读。古人说“一事不知，儒者之耻”，现在说那怎么可能啊，可那时真信。从古人原著作阅读中发现问题，总应属于自己的收获吧，可钱大昕《廿二史劄记》自序说虽然自己所得，若有前人说过，也一概删去，也应该成为原则。现代学术的特点是学科分工，壁垒分明，可我从开始涉学，就遍涉四部，复旦的氛围也能容忍，那就坚持吧。

读研阶段，就对历代学术有浓厚兴趣，对近代兼治文史的一流学者的著作，也多择要阅读，体会治学方法。就我独立完成的重大选题来说，还是以唐诗辑佚为起点。最初感觉，唐宋以来治唐诗而有成就之学者，何啻千百，基本工作前人早已做尽，不留余地。见到《全唐诗外编》出版，结合已经见到的文本，发现仍有很大疏失，方发愿重加辑录。我考察历代总集编纂之得失，受启发最大的是钱锺书、唐圭璋、隋树森各家，以后才知道王仲闻工作之于《全宋词》的意义。我将得自余嘉锡的目录学方法，得自陈垣的史源学立场，加上前述各家总集编纂之成就，转用到唐诗的考证与辑佚。《全唐诗》号称钦定，久有定评，补一二首容易，要通补一代，谈何容易！

上述工作展开前后，国内唐诗研究风气也在发生明显变化。与主流研究圈的接触，在1986年以后，但从1978年以后刊出论著，已经明显感到文史融通立场下，追索唐诗人生平与唐诗写作本

事的工作，全面有效地展开，陈寅恪、岑仲勉治唐史的方法，在唐文学研究中得到明确落实。我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，一是清算前代，对《全唐诗》近五万首诗来源，以及前人辑佚之得失，作逐一的追究，较早的发表有《〈全唐诗〉误收诗考》和《读〈全唐诗〉补遗六种札记》，希望看到前人疏失引起自己辑佚之警惕；二是广检群书，充分辑佚，从前人之随遇而辑，变为循目录、有计划的辑佚。两方面的所得都远超想象，当然问题也所在多有，特别是古籍检索数字化普及后，早年工作的得失被无限放大。因为还在持续坚持地做相关工作，当然比别人看得都更为清楚。

随朱先生读书时，先生再三说好的学生要敢于超过老师，不想超过老师的学生绝不会是好学生。我知道这是老师的鼓励与激励，饱含期待。我也深知如我之早年失学，晚方入门，随流而进，不遭淘汰，已属万幸，何敢作过幻想。循常格既很难有所创造，何妨扩大堂庑，挤占前人疏忽之领域。于唐诗如此，此后作唐文补遗亦复如此。稍后作《旧五代史新辑会证》，则继续陈垣未完成之工作，牢笼群书，细分文献，以求恢复一代史籍之真貌。超越文学，坚守史学，自感有特殊所得，亦足珍惜。

随时间推移，年事渐增，方悟如我之一辈，虽出生稍晚，恰遇天地翻覆之大时代：一则社会稳定，国家升平，有四十年得以从容学术，前辈难奢望也。二则对外开放，海禁大通，得以从容海外，见不同气象之研究；广涉异域，沟通别种之文化。眼界大开，新说纷呈，学术更多元也。三则科技日新，观念日新，从写作手段到文献检索，从善本公开到信息及时，无论做何路学问，都是千载难逢的机缘。我个人之工作也经历几段不同之变化。初期如前述，在本校而安静求学，得指点而稍悟学理。其后则广交海内外学术同道，向不同领域前辈多方请教，更难得的是多次在海外访学与任教，学术兴趣也有显著变化。

（陈尚君著《出入高下穷烟霏——复旦内外的师长》，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）



2021年秋天去新疆，是为了寻找秋风中的那一片金色。初以为，那种金色，仅仅属于胡杨。越野车司机老张说，这里的金色属于所有的杨树，更多的是被茅盾先生礼赞过白杨。白杨易活，便是比胡杨更广泛的金色。为了防风固沙，白杨在公路两边，往往栽培四排至六排，像是两堵厚厚的枝叶筑成的墙。秋天，所有的叶子齐刷刷变黄，南疆的道路便也成为真正的黄金路。

在库车，行道树中有悬铃木，这一种江南熟悉的梧桐。只记得在江南，一股寒流，一阵秋风，悬铃木的叶子突然枯萎，满树是没有光泽的咖啡色。风一吹，干燥的落叶，掉落在柏油马路上，就如包裹巧克力的铝箔，在风中滚动，听得到细小的金属响声。库车街上总有那么数天，悬铃木的叶子，站立在枝头上被夕阳照耀，一片金灿灿，黄澄澄。更让人惊异的是，加入金色合唱的悬铃木，在南疆仅库车一城，这便令人想到水土，特别是水。

十数年前，我被初称为“大爷”，和一队年轻的记者一起，来过沙漠。援疆的上海干部说，遇到沙漠中少见的雨，胡杨的枝枝都长出了叶子。完成了一个采访任务，上海干部便带我们顺便拜访沙漠，顺着一条笔直的路，车开了差不多两个小时，方才见到几棵胡杨，又见到一只突然跃出的黄羊。忙中偷闲的那一刻，一直记到了今天。

这次来南疆，因为疫情，胡杨林公园，已经关闭。老张师傅便说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胡杨大得很，被圈起来的只是高大挺拔的金色胡杨，另外一些树，保持着原生态，看起来不完美，可是能嚼出味道来。我们都相信他。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，他的相机，就放在驾驶座的边上。他的越野车，载过科学家、探险家、救援队员，三次进入可可西里的

无人区，拍过在沙漠中的汽车拉力赛。在公园不远处，他引车队进入一片树林，这里堪称一个胡杨部落。这里的胡杨，是给那些多愁善感的摄影艺术家准备的。既有金灿灿的青年胡杨，也有黑漆漆的高龄胡杨。似乎在示意胡杨萌生，然后一步步走着预计的生命历程，然后将躯干交还沙漠。欣欣向荣活着的，站立的，倒下的，成百上千年的光阴，便都在这一片深邃的胡杨林里展现开来，似乎是世代聚居，渐成一座村落。一步步小心地走着，担心踩着胡杨的枯枝。胡杨不需要坟墓，即使失去了生命，或站立，或倒在地下，便和红柳和其他沙漠植物的残骸在一起，依旧展示着另一种美丽。

想起孔子在大河边上说，“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。”流水和时间在舍人的思维中合成一体。塔里木河不舍昼夜的流动我们看得见。胡杨树中的水分子在渐渐地、悄悄地流动，是另外一种“不舍昼夜”，这就需要细心的感觉和体会。老张让我们仔细看看胡杨的叶片——一棵树上有着不同的叶片：低矮处细如柳叶状的树叶，是为了防止水分的流失（上图）；高处的较大卵状叶片，是为了更多接触阳光。胡杨的树形威武，叶片却透露出它们内里的细腻。威武和细腻共存，是因为那在沙漠中百般宝贵的水，使整棵树内部，进行着关乎生死存亡的循环。

令人最震撼的是那些高龄胡杨。它们下面的树叶，已经落了一地，在黑色枯槁的树干顶上的最高处，却有着一蓬蓬金色。最高的树冠，是每棵树水分输送的终点，又是光合作用养分回流的起始。我们仿佛面对一群矍铄的长辈，他们满面皱纹，或者不良于行，或者手指已经颤抖，生命在缓缓离开，感伤是免不了的。不过他们的精神集聚于洞察世事洞炯有神的眼睛，便知他们的心脏依旧在沉着地搏动着含水百分之八十多的血液。

胡杨树下

胡廷楣

林中有两棵长在一起的树，其中一棵已经枯死，它仅剩的树皮黑色，薄薄的，干得翘裂。好像准备在冬天和所有的树叶一起飘零。但是那种遒劲的弯曲，那种失去了树叶却保留着生命气质的伸展，都是可以让人一再低唱无言的歌。另外一棵，却是金灿灿。它们应该是一家，金灿灿的树，仅是枯树根上一枝嫩芽，水分从老树一日日离去，便日日输入新树，两树便一样高大伟岸。金灿灿的树，紧紧靠着枯树，是依偎，也是扶持，感受它生时的温暖。有树叶的那一棵，金黄的叶片在风中呢喃，这是一首歌颂当下的歌，凡是有心，走近便可以听到。

有人在这里拍摄婚纱照。我特别欣赏那些带些野性的女孩，她们脱下华丽的鞋，在白色或者红色的长裙之下，露出她们在枯枝上赤裸的双脚。那便是她的肌肤在亲吻胡杨，是被水滋润着的生命在亲吻失水的枯槁。她们便感觉到了岁月，感觉到了足下的现在，是有过往的。在这里拍摄的婚纱照，看起来总有一些沧桑感，她们好像预支了金婚和银婚的情怀，似可见身边的英俊男孩，脸上会如何一点点

出现皱纹，也可听到自己银铃般的歌声，渐渐暗哑。

胡杨不可能到处都有。老张带我们到罗布泊边缘的一条长长的裂谷。沿着丝绸之路的古道旧辙，一路上烟尘飞扬。如果在五颜六色的外面世界，那么这些到处都是的尘土惹人讨厌，但是这里一片荒漠，浩大静穆，只有电线杆才能告诉你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人生活。越野车后面拖了滚滚的烟尘，因车速和风向，烟尘和古道形成一个夹角，加上缓缓西沉的太阳，便也是难得的光影。

我们见到了峡谷的两壁，都有连续不断粗糙但是曼妙的圆弧，这是水的痕迹，洪水带来汹涌的激流，冲击罗布泊夹杂砾石的沉积层。一次次大水，切割了大地，让泥岩袒露了侧壁，留下车轮一样的印迹。在谷底走了约一公里，路上寸草不生。粗粗看过两壁，也几乎找不到比贝壳化石那样的生命残骸。

森然中，依然见到了生命的迹象。天只有狭窄的一条，阳光斜照，光影便现出空气中飘着一些亮晶晶的飞絮，植物种子举着小小的伞，缓缓移动。飘落谷底，互相粘连，如一团

毛茸茸的纤维，偶有小风，便无声滚动，无风时，飞絮们便是安静孤寂的一群。

它们来自何处？出了峡谷，在地面寻找，茫茫荒滩上，植物本来就少，连蒲公英也没有。想起来，数公里外，见到过一片芦苇，现在正是芦苇飘絮的季节啊。

便问老张，胡杨的种子是否也是这样？老张说，炎热的夏季，那时大量带有冠毛成熟的种子随风飘散。胡杨种子极易失水而丧失发芽能力。种子就像是生命的信使，将信息传到峡谷，或许峡谷形成时流过太多的水，现在早得出奇。满地砾石和盐碱，又没有合适的土壤，可是年年都有生命的信使来到这不毛之地，飞絮落入峡谷，存活不久，便因失去水分不再呼吸。每一颗种子的存在，或许都可视为须臾，而峡谷的峥嵘是以百万年计数啊。

罗布泊裂谷，相对于这一片大地，还算年轻。我们又去了天山脚下库车和温宿附近的峡谷，这两个峡谷的形成远较罗布泊的裂谷悠久。这里的风景告诉我们，绝无变动的永恒并不存在。水和生命在数以千万年的

时间里，可让默然静立的山岭变样。

左拐右突的劲风带着时有时无的雨水雕琢着本来峻峭的丹霞山壁，粗糙的棱角都已经磨圆，展现柔和的线条，如蜡汁融化而成。峡谷留住了水，时见短短的小水流，从地下冒出，又消失在砂石之下。就是这些水，成为那些飘浮在空气中，滚动在地面的植物种子的至高追求。峡谷里的植物一般矮小，散得很开，缘因土壤太薄，能够保存的水分太少。植物叶片大多数很小，是暗绿的，有些甚至还带点黯淡的蓝色，它们终于如何在灼热的气候中生存。它们终于在山坡上组成奇特的图案，漫山遍野啊。

这山景已经足够令人震撼，可是我们依旧有着莫名的期待。在一个转弯处，我们终于见到了一棵胡杨。那棵胡杨，正当盛年，生气勃勃，和红色的峡谷同框，灿烂金色有些突兀。无数胡杨的种子，千万年间的不懈光顾，无数次错过的须臾，积累了时间长度，终于有一些小小的伞，幸运地在峡谷里，稍厚土壤处，与水相逢。

人生毕竟短促，和山谷，和流水不可相比，即使面对胡杨，也是少年不知大年。匆匆过客，哪里能够将这样巨大空间里，漫长时间中，水和生命的故事想得周全？

但是我们的生命体验毕竟被激活了，在树下便可遐想：多少年后，这里会有一片自然的胡杨林吗？会有白杨和悬铃木出现在峡谷中吗？会在年年秋天，以一片又一片的金色成为峡谷的风景吗？

想象中的风景总是似曾相识，眼前又出现塔里木河岸沙漠中，那一片胡杨部落……



生死胡杨

（摄影）

胡廷楣